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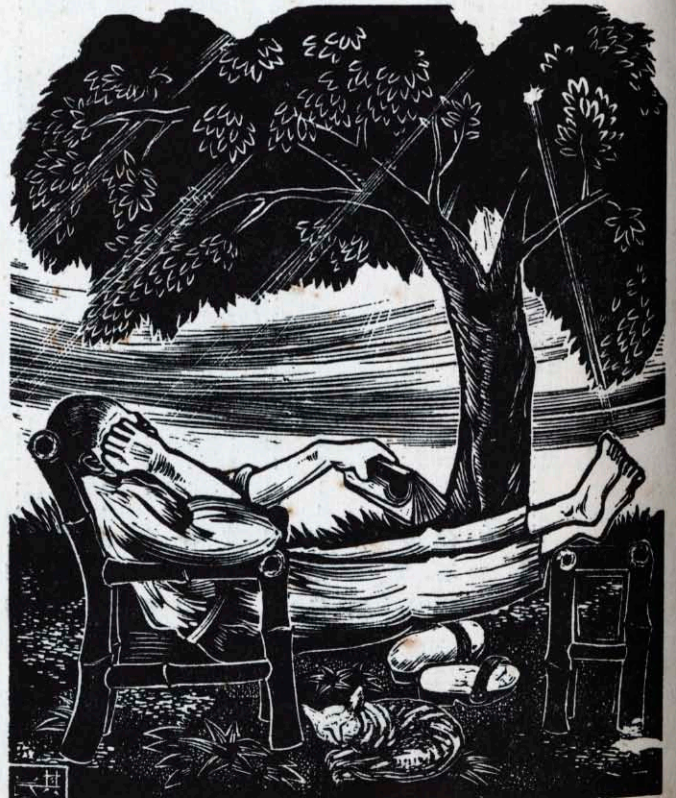
蕉風

半月刊

第十四期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

黃思騁 國際筆會第廿九屆年會
 黃潤岳 美國雜碎
 山芭仔 孩子的心
 君紹 人性之呼喚
 劉念慈 男女



陳其茂木刻

午睡



報載：挪威國王奧拉夫，竟向五十高齡之英女王叔母肯特公爵夫人求婚。
男女雙方都是金枝玉葉，可謂門當戶對；但願天從人願，共偕白首。阿門！（大彬）

聯合邦某戲院為公映一部科學神奇片子，曾大貼廣告作如是宣傳稱：「觀衆看過此片之後，如患有神經失常或失眠者，本院概不負責。」
如此說來，觀衆理應避免去看該片，免至招惹神經失常或失眠；戲院當局自作聰明的宣傳，也未必有多大的收效！（良信）

星馬「脫衣舞王」陳惠珍小姐，曾於嫁作商人婦時，對外聲言決不再脫。
然而，為時不過一年，又見她重露色相；她若非環境所迫，必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也。（東莞仔）

星洲發生私會黨格鬥，原因乃爭奪地盤，警方聞訊即往鎮壓。
最好讓他們自相殘殺，不必鎮壓。因為他們都是不良份子，使之自生自滅——只要幾具棺材就够了！（冰炭）

法國一艷星，每次沐浴均用鮮牛奶。她對人稱：「用鮮牛奶沐浴，可以增加皮膚光滑，並且嬌艷動人。」
那些爲了買不起鮮牛奶而使嬰兒朝啼晚哭的父母們，聞此不知有何感想？（葉江夫）

美國賓西尼亞婦女保護動物協會，最近致電蘇聯當局，抗議下次放射人造衛星以狗作試驗品。該電文謂：「以狗或動物作爲試驗品，任何有人性之人，皆不作此殘忍之舉。」
不錯，以狗作試驗品固殘忍者。但觀吾邦之無牌野狗，打狗官遇之必贈一鎗然後快，豈不更殘忍乎？（老王）

日本一家報紙，著文警告日本女子，不可隨便對外國人笑臉相迎，以免惹起誤會。
如果每個日本女子都對外國人怒目相向，未若木鷄，似乎誤會更多哩！（杞人）

洛杉磯一家香水老板說：「如果女人多用些香水，離婚案件就可以減少。」
我想：此法應該有效，因爲「一嗅餘香死亦甜」，祇有結婚，何來離婚。（非非）

德國火箭專家勒特最近說：「女性是人造衛星最好的駕駛員，因爲女性在担負單調工作遭遇困難時較男性能適應環境。」
若然，女性又多一條出路，只恐有如「嫦娥奔月」，一去不返。（白日夢）

國際筆會第廿九屆年會

蔡思芬

(一) 國際筆會成立的經過

國際筆會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來，到現在已經三十多年了，但我們東方人對它依然不甚熟悉。其主要的原由，是由於該會的活動一向局限於歐洲的緣故。因此，我似乎應該稍作介紹，以便讀者有一個概略的瞭解。

國際筆會的成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那時，各國的作家有鑑於戰爭的殘酷與破壞，因而痛定思痛，希望全世界有良知的作家趕緊聯繫起來，使國與國之間獲得更多的瞭解，同時運用文學的力量，使戰爭消除於無形。

國際筆會成立的初期，影響並不及預期之大。可是，在最近的幾年中，入會的國家已逐年增加，到現在已有五十多個國家的作家參加這個組織了。

(二) 國際筆會會章一般

文學的起源雖是民族性的，却無疆界之分；它是各國交流的通貨，不受政治或國際動亂的影響。

在任何情形之下，尤其在戰時，作為全人類世界財產的藝術作品，應該不為國家種族或政治的狂熱所感染。

筆會會員應該盡力提高國族間的諒解與互敬，保證致力於消除種族、階級及民族的仇恨，並致力於全人類在世界大同和中共有的理想。

筆會堅守的原則是：在各國中及各國間應有不受拘束的思想交流。筆會會員保證反對其所在國家及社群中任何形式之對表達自由所加之壓制。筆會宣佈擁護出版自由，並反對平時專橫的檢查制度。筆會相信：如要使世界進入更高度組織的政治經濟秩序，必須對政府、執政者及各種制度有自由批評權。然而，自由之含義既包括自制，筆會會員保證反對出版自由之惡弊，例如虛謊之出版物，有意作偽，及為政治的與個人的目的而歪曲事實。

(三) 第廿九屆年會在東京召開的經過

國際筆會每年須召開一次年會，利便討論會務及作家與作家間作思想和感情上的交流。

在過去，由於國際筆會的重心在歐洲，而永久會址又在倫敦，所以，難免有不調和的現象。後來許多會員都見到這種缺點，就規定第二十九屆年會須有一個亞洲國家作東，而日本文藝界甚願作一次主人。這樣，第二十九屆國際筆會年會，就在日本召開了。

(四) 年會出席代表

第二十九屆年會的出席代表，共計二十六個國家，三十二個單位，二百九十九個代表。但因國際筆會並不規定一國只許有一個筆會，所以，有些國家有好幾個筆會的存在。

這次的代表中，唯一特殊的現象，是有一個流亡作家筆會參加，共有八個人，來自匈牙利、羅馬尼亞、捷克等國。

筆者所代表的單位是香港中國筆會。(香港中國筆會成立已有兩年的歷史，有會員七十人。)我們出席的代表一共是七人，人數在會場中不算多也不算少。這因為日本筆會以主人之便，有一百二十九個代表參加。法國有四十五名，南韓有十九名，美國有十八名，英國有十三名，印度有九名，都比我們多。但比起澳洲、冰島、以色列、菲律賓等國，我們算是個很大的代表團了。因為，這

些國家都只有一個代表參加。

假如以業經參加的國家的數字來說，這次年會參加的國家並不踴躍。尤其是南美洲，在這麼多國家中，居然只有巴西來了一個代表。以膚色來說，會場中有黑種人、黃種人、棕種人和白種人，但仍缺少了紅種人，黑種人作家也僅有一個參加。

(五) 年會的任務

國際筆會開年會的目的，據我個人的瞭解，完全在於那種無形的自由交往。然而，表面的目的却也有兩個，那就是討論會務和文藝座談。這次年會的會期規定只有七天，其餘三天則是主人的招待，一共十天。

在七天的會議中，所討論的議案如下：

- ① 對冰島、羅馬尼亞、台灣、越南、泰國申請加入國際筆會，決議分別處理。
- ② 通過國際筆會總會秘書之工作報告。
- ③ 通過日本筆會所提加強東西文化交流之提案，意在加強將東方文學介紹到西方去。
- ④ 討論匈牙利流亡作家要求停止匈牙利筆會會籍案，決議調查該會活動情形。
- ⑤ 通過國際筆會規章。

最後的一個精彩節目是文藝座談會，議題是「東方文學與西方文學在現代與將來作者中相互關於美學價值及生活方式上的影響」。有十四個國家的代表發言，採東方代表與西方代表間隔發言的方式，然後作總結討論。

(六) 東主日本筆會

要做一次國際性的集會的東主，實在是一樁不容易的事。日本在這一集會中，動員了許多人力、物力和財力，才把這個場面應付過去。我相信：假如沒有政府在財政上資助，沒有一個亞洲國家的筆會可以做一次國際筆會的東主的。聽說日本這次沒有政府的資助，一切開支大部份來自文藝界的籌募，其他由少數企業家協助。他們這次招待各國代表，一共用去二十萬美元以上。像這樣的數字，其他亞洲國家的筆會想來是辦不到的。

筆者在未去日本之前，雖也知道日本是個讀書風氣很盛的國家，但未料到有如是之甚。日本較大的三家報紙，每天的銷數都在一百五十萬份以上。普通的雜誌，也在十萬份以上。如果是好作品，就能銷到幾十萬冊。像這種數字，以亞洲國家來說，可算是驚人的了。

不管是那一方面的讀物，在日本都有大量的讀者。日本人對於文學有瘋狂的愛好，愛好到不擇好歹都讀的程度。因此，無論在書店裏，在公共交通上，以及其他的許多場合，你都能看到有許多年青人在那裏讀書。由於這種風氣的形成，日本的文藝界顯得十分蓬勃。產品既多，作家目亦不斷產生。只有像這樣的國家的筆會，才可以不依賴政府的資助，來作一個國際性集會的東主。

(七) 會外活動及其他

像筆會這樣的國際集會，其精神與一般國際集會完全不同。它是不帶政治性、外交性甚至競技性的。到那裏去的人，都會覺得自由自在，無拘無束。所謂會務討論或座談會，只是一種形式而已。名義上會期是七天，但真正開會的時間却很短，而且效率也很高，這因為一切問題都是單純的。在正式開會期中，代表也毫不感到有任何約束。有的代表不出席，有的代表在會場上假寐。凡此種種，都足以表現出筆會的真正精神來。因為，如果會場秩序太嚴肅，反而不像是作家的集會了。

在十天會期的最後三天中，日本筆會招待各國代表去京都和奈良觀光，一切支出都由日本筆會負擔。對於想瞭解日本文物的人，有很多的收穫。這次國際筆會年會的成就，我以為在於東西文學交流的遠大計劃。在過去，西方人從不注意到東方人在文學上的成就。可是，從二十九屆年會以後，大家都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相信從現在開始，將會有一個很好的結果出現。此外，這次許多西方國家的代表，見到日本文藝界的興旺情形和日本作家的收入情形，都得到一個深刻的印象。

可是，在我以為：無論如何，就現代文學而言，我們比西方國家的成就確實差了一籌。如想迎頭趕上，那末，無論作者、編者和讀者，都得深切檢討一下！

介紹普希金的

高加索的俘虜

呂相

(續上期)第二部的開始是打述這美麗女郎的歡欣和激動。原來，在她第一次看到俘虜時，她就偷偷地愛上了他。此後，經過了幾次的接觸，這一對異族的男女不再陌生了。在峻峭的山岩上，在皎潔的月色裡，年青的心開始緊緊地結合在一塊，他們已跌進愛情的深淵裡了！

這裡，讓我們來欣賞詩人優美的詩句，欣賞一個少女由衷的傾訴——

「可愛的俘虜呵，為什麼還不愉悅你憂愁的目光？

快把你的頭靠在我胸前，忘了自由吧，也別想故鄉。

我情願和你在山野裡

一起隱居，我心靈的沙皇！」

接着，她告訴俘虜：直到今天，還沒有人吻過她的眼睛，除了這幸福的俘虜。然而，她也有着不幸的處境的：

「我知道那等待我的命運：

嚴峻的父親和哥哥，

想要把我出賣給鄰村，

換取我不愛的人的金銀。

但是，我就要求他們轉念，

否則——不是毒藥就是寶劍。」

少女感到悲憤，為這不合理的家庭制度，為這頑固的父親和哥哥。最後，少女大胆地向着她的情人傾訴了全部的愛：

「誰知道是什麼不可解的魔力

使我這樣地迷戀你；

我的心為你而沉醉了，

親愛的俘虜呵，我愛你……」

但是，俘虜深切地瞭解到，決不能接受這份愛情底給予。因為他的熱情已枯萎，心靈已慘淡。終於，他傾訴了自己的悲傷，在少女的面前：

「不幸的人，為什麼以前

你沒有在我跟前出現？

我曾經怎樣充滿了希望，

並且陶醉於無窮的幻想！

現在可晚了，希望已經飛逝，

在幸福之前我已經死亡；

你的朋友早就沒有情欲，

對於柔情也無法報價……」

原來，俘虜的心已被另一個可愛的人所佔有。因此，他不能再有所報價，對這少女純潔的柔情。且聽他說：

「在熱情的懷抱裏，

但我却悄悄地流下淚水——

悵鬱的淚水浸蝕着心。

我恍惚地像在夢裏

看見那永遠可愛的人！

我呼喚她，向她奔去，

默默地，我看不見，也聽不清，

我茫然地把自己交給她，

却祕密地擁抱另一個形影。」

俘虜常為着自己的愛人的遠離而流淚，他的

心坎裏時時有着那影子，那影子使得他孤寂的心充滿了黯然的懷念和悲傷。

「離開我吧，離開我的

鐵鍊鏢、孤寂的幻想、

我的眼淚、悲哀和思念，

這些，你都不可能和我分担。

你已聽過了我的心，

讓我們握握手，說聲再見……」

美麗的車爾吉斯女郎，聽了俘虜的傾訴之後，她傷心得一時說不出話來，祇呆呆地坐在那裏，無淚地啜泣着。關於女郎當時的悲痛的情形，詩人有着如此的描寫：

她模糊的、呆遲的眼神

透露着無言的責問；

她臉色蒼白得像個幽靈，

顫抖着，把一隻冰冷的手

放在情人的兩手之中，

於是她以悲悽的話語

傾訴了愛情的苦痛。

這兒，讓我們靜靜地傾聽這愛情的苦痛：

「啊！俄羅斯人，俄羅斯人，

為什麼我要委身於你

在我知道你的真心以前？

可憐的少女，從你的懷裏

她才得到多久的安想。

命運注定給這少女的

一共有幾個歡樂的夜晚，

那時刻是否還會回來？」

由這八行詩裏邊，我們可看到詩人對於少女內心的描寫，委實是太細膩和動人了！

「你儘可以，俘虜呵，用沉默

和虛假的溫存，騙一騙

我的未經世故的青春。

哪怕是僅僅由於憐憫，

我也能溫柔而且順從，

照顧和慰解你的苦痛；

我會衛護你的靈魂，
讓煩惱的人兒得到安靜。」
夜空閃着星星，淡黃的光芒反映在皚白的
雪山頂上。少女艱難地喘着氣，繼續訴說着她的心語：

「但是你不願……你這美麗的
女友，她是誰？啊，俄羅斯人，
你愛她嗎？她愛你嗎？……
我很瞭解你的苦痛……
請你原諒我的哭啼，
也不要嘲笑我的不幸。」

她沉默了——眼淚和抽噎使她感到窒息，
她的嘴唇顫動着，在作無言地怨訴。這時候，俘
虜痛苦地把少女輕輕挽起，向着她說：

「別難過吧，我也體驗過
內心的創痛，命運的煎熬……
我就要像野火一樣燒盡，
在荒僻的山間被人遺忘。
我將死在遙遠的天邊，
這片草原便是我的墓園；
這裏，繞着我被遺棄的屍骨，
這沉重的鐵鍊將生着銹斑……」

終於，這一對不幸的年青男女默默地分別了
。詩人對於這淒慘的一幕沒有詳細的敘述，祇是
簡單的寫着：

夜空的星星逐漸黯淡，
在遠處，那皚白的雪山
也層層地透出光亮；
他們黯然無神，低垂着頭，
默默無言地分開了手。

……打從這時候起，憂悒的俘虜便常常獨自
徘徊在山村的附近，因為美麗的女郎再也沒陪伴
着他了。日子就在他悵悶的心情下一天天地到來
，又一天天地溜走；而他渴望着自由的心，也隨
着日子一天天地迫切。

請看：詩人是怎樣把俘虜對自由的渴望用詩

意表達了出來——

無論是羚羊在樹叢裡一閃，
或是野羊在暗處馳過，
他立刻激動地响起鎖鍊；
看看是否來了哥薩克，
是否來了奴隸的救星，
那勇敢的夜襲山村的人。
可是，俘虜終又失望了，哥薩克的勇士們並
沒有到來——

他呼喚……但一切是那麼寂寥，
只有波浪的噴濺和怒號，
只有被驚動的野獸
向着幽暗的荒野裡奔跑。
有一天，俘虜忽然聽見了由山中傳來的戰爭
的號令：「上馬！上馬！」
馬上鞍後的暴躁和興奮，
銅鈴响着叮噠的聲音；
黑壓壓的外套，盔甲的閃亮，
全山村都準備一切進攻。
這些戰爭底剝悍的子孫
有如河水，湧下了山坡，
他們沿着庫班河飛跑，
為的是要人交納財寶。

凶勇的盜匪們全打仗去了，山村裡顯得冷清
清的，一片死寂。這時候，俘虜坐在河邊一心想
着要逃跑。可是，河水是這麼急，又這麼深，而
他的鎖鍊是這麼的沉重。……
一會兒，天黑了，草原在安睡。
山峯的岩壁轉為黝黑；
小小的山村裏，蒼白的月亮
在白色的屋頂閃着光輝；
牡鹿也已經睡在河岸；
蒼鷹停止了遲暮的鳴叫。
而這時，從遠遠的山間
輕輕迴响着馬隊的奔跑。
曾有一位俄國的批評家這樣說過：「普希金

的寫景詩，就像是一幅生動的圖畫。」我們讀了
以上這短短的八行詩，就證明了這話的真實性。
現在，故事又漸漸轉向高潮了，我們看：
這時候，彷彿有人响動，
女郎的面紗幌了一下，
一張蒼白而悵鬱的臉
來到面前——呀！可不是她？
俘虜認出來的人正是她——這可憐的車爾吉
斯女郎。對於她忽而出現的情形，詩人有着這麼
的描繪：

她的眼睛充滿了懷念，
美麗的嘴唇想要說話；
她的頭髮像黑色的波濤，
順着肩頭和胸前流下；
她一隻手裏拿着鋼刀，
另一隻手裏是一把利鋸，
彷彿少女暗地裏跑來
是爲了祕密的比賽武藝。
這情景使俘虜覺得驚奇，他緊緊地握着女郎
的雙手，奇異的眼光凝望着這慌亂的女郎。這個
時候——

深山的女兒把眼抬起，
「跑吧！」她看着俘虜說：
「車爾吉斯不會碰見你，
快一點跑，別把黑夜放過。
拿着這把刀，在黑暗中
沒有人會看出你的行踪。」
俘虜感動得說不出話來，眼睛裏閃爍着生命
的光彩。接下去是特別動人的，車爾吉斯女郎釋
放俘虜的一幕：

她顫抖着手，拿着鋸
向他的腳前彎下身去，
鐵鍊被鋸得吱吱作響，
眼淚不由得流下臉龐，
鐵鍊斷了，嘩啦啦跌落。
接着，詩人又用他優美的筆調，把這緊張的

氣氛緩和了。

「你自由了，去吧！」少女說。

但是，她的慌亂的眼神却掩遮不了愛情的激動，心在絞痛。呼嘯的風吹起來，捲起她的衣襟。這時，俘虜也太激動了，熾熱的淚水沿着臉頰滴下……

「噢，我親愛的！」俘虜悲噎地講：「我永遠是妳的，讓我們一起離開這可怕的地方，和我去吧！」……

我們知道：這不過是俘虜一時的感情衝動而已；不然，他是不会在獲得了自由之後，就把以前如此高貴而徹底地拒絕給她的愛，現在來給他的救命恩人的。而少女經過了苦痛的折磨後，也不可能再為這愛情所迷。

以下是少女的回答，她說：

「不，不，俄羅斯人！

人生的美景早已消隱。

我嘗過了歡樂和一切，

一切都完了，無影無踪。

這怎麼可能？你愛着別人！……

去找她吧，去愛她吧，

我還有甚麼可以傷心？

我的憂傷還有甚麼根由？……

別了！但願你時時刻刻

都在愛情的幸福裏過活，

伸出手吧……讓我們最後一握。」

當俘虜由於利那的感激要求她一同逃奔時，女郎拒絕了這個請求：她不願意使自己成為他和另一個女人之間愛情的障礙，她不願意阻擾他可能有的幸福。啊，這人世間最偉大的愛的表現！

他把手伸給車爾吉斯少女，
他復燃的心也向她飛去。
久久地，這別離的一吻

烙下了心心相愛的印痕。

生離死別是人世間最悲慘的事。然而，這悲慘的事終於降臨在他們身上，命運之神是那樣的冷酷和陰森！

終於，他們是分別了，永遠地分別了。

他們悵鬱地，手拉着手，

默默無言地走向河濱——

啊！俄羅斯人投進了喧騰的

深水，已經拍打着波浪，

他已經游過中流，用手

摸到對岸的岩石上……

俘虜脫險之後，當他爬上了荒涼的岸上，對岸的波濤突然嘩啦啦地響着，遠處，傳來了陣陣

微弱呻吟……對岸的一切都很分明：

四濺的水珠閃着光亮，

但却不見了車爾吉斯少女，

她不在山脚，也不在岸上，

一切死寂……在沉睡的水邊

只聽見微風輕輕的呼喚，

在月色裡，在洶湧的河中

連蕩漾的水紋也消失不見。

啊！偉大的女郎，愛情的信徒，她已經犧牲

在那洶湧的浪濤裡——為着神聖的愛，也為着自己所愛的人。

這一切俘虜全明白了——在這裏，詩人並沒有把俘虜的內疚和同情充份地表現出來，這是很遺憾的一點。我們知道：當一個人親眼見到了愛

過自己的人，甚至自己的救命恩人，是為着他而犧牲了的時候，他是決不會毫無表示的。

然而，俘虜是決定走了。當他將離開的一剎

那，他又回顧了這簡陋的山村；在他那愉快的心

靈裏，彷彿間有着淡淡的依戀……

他一切都明白了。最後一次

他以訣別的目光看了看

那荒涼的山村和柵欄，

那他牧過牛羊的田野，

帶着鏗鏘攀登過的山崖，

那小河，他日午在那裏歇息，

曾經聽着馴悍的車爾吉斯

在深山裏唱着自由的歌曲。

在黑夜裏，俘虜開始向着祖國的土地邁進。

漆黑的天色漸漸發白，

白日爬進了幽暗的山谷，

朝霞升起來。解放了的俘虜

已經走上遙遠的山路。

現在，俘虜已回到了自己人的人們當中，回到

那和車爾吉斯作戰的人們當中。

在他前面，在霧色裏，

俄羅斯的刺刀在閃耀，

間或聽見放哨的哥薩克

正在山坡上彼此喊叫。

於是，故事就在這歡欣而又滲雜着淒涼的氣氛下結束。

在「高加索的俘虜」這篇美麗的敘事詩裏邊

，另有「獻辭」和「結語」兩首短詩，但我都沒

給介紹，原因是我認為它們與故事本身沒多大的

關係。不過，在「結語」的末了一段，普希金會

有這樣的寫着：

啊！驕傲的高加索子孫——

你們被征服了，你們悲慘地

死亡了。但是，我們流血

並沒有用；仍舊是迷人的

盔甲，仍舊是驟馬和深山，

仍舊是放蕩不羈的愛情！

總有一天，像巴特的子孫，

高加索也將要背叛

自己的祖先，忘記了戰爭，

狂熱的呼喊，放下弓箭……

的確，殘酷的戰爭對於一切山野的民族是徒

然的，惟有順其自然，也才有和平的實現。這些

詩句不僅闡明了全詩，而且是給普希金未來的思

想及藝術的發展作了一個註解。



我的小女兒，出生四個月了。每當我從外面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跑到床頭看看她。她那胖胖的小臉，眯眯的眼睛，處處惹人憐愛。尤當她手足揮舞，伊唔出聲的時候，更令我從內心深處滋長着喜悅。就是在我讀書寫作需要清靜的時候，她忽然淘氣起來，哭叫不停，我也不嫌討厭，並且有時還停下筆來抱抱她。

但是，就在我把自己的女兒愛如掌珠的時候，常常會一陣陣地感到內疚。想起來，那正是抗戰剛剛開始以後的事：我的全家避難遷往S埠，快要過舊曆年了，母親因患肺炎病棄世，一家八口偏促在租界裡一棟小房子裡。國破家亡之餘，又遭親喪之變，心情非常敗壞。時常為着一件小事情發脾氣，想着方法和家裡的人逗氣鬧整扭。在家鄉的時候，庭院寬闊，住房多而人口少，大家雖然住在一棟住宅裡，却是井水不犯河水。現在擠在一起，自然感到不如從前方便。又加情緒不好，於是，兄弟姊妹之間，常常吵架鬧意見。

有一次，正是學校裡快要考試的前夕。父親出門去了，我一個人留在房裡趕功課。隔壁嫂嫂房裡，甫滿週歲的小侄兒忽然啼哭不停，吵得我心裏非常煩燥。最初，我把書本闔上，用兩手堵住耳朵，裝着沒有聽見。但那尖銳而嘶啞的哭聲，却像利刃一般，從指縫裏鑽進來，不斷震盪着我的耳膜，刺激着我的精神，使我再也無法忍受。幾分鐘後，無名怒火在我心頭燃起，我像隻負傷的野獸，從房裏衝出，跑到嫂嫂的窗前。大聲喊叫：「喂！你不能讓他他不哭嗎？快把人吵死啦！」

「小孩子要哭，我有什麼辦法呀！」嫂嫂在房裏慢條斯理地答話了。這句話像是火上加油，激起了我更大的憤怒。我一腳踢開嫂嫂的房門，跳到她的面前，指着她的面孔說：「好！妳沒有辦法，看我有沒有辦法？」我三步併作兩步地走到床前，把毫不懂事的小侄兒從床上提起來，乒乓的打了幾巴掌。小侄兒突然受了意外驚吓，越發高聲喊叫。我的辦法沒有行通，呆立在那裏，才感覺到自己的行動有點過份莽撞。

嫂嫂從我手裡把侄兒搶過去，用不屑的口氣反問我：「哼！這就是你的辦法哪！可惜不是你自己的孩子。看吧，終有一天，你也



有了孩子，看你捨不得這樣？」然後回轉身去，心疚地流淚了。這時，我心裡雖然有點後悔，但嘴上仍不認輸：「我若是有了孩子這樣吵人，我便一把捏死他！」說完了，把門一摔，氣沖沖地走了出去。

自從這場口角以後，差不多有半年的時間，我和嫂嫂未曾講話。甚至看見哥哥，也覺得心中憤憤不平，終認為是哥哥寵壞了嫂嫂，嫂嫂慣壞了侄兒。到了那年除夕全家人吃團圓飯的時候，在父親的面前，我照例要向嫂嫂行禮，嘴裡很勉強地叫着：「嫂嫂！給妳拜年！」那時我臉上一紅一紅地，覺得很難為情。

八年前，嫂嫂在內戰的炮火聲中因病死去了。那時小侄兒已經十三歲，每當他頑皮之際，聽見我一聲叱呼，便會像老鼠聽見貓叫一樣，急急溜掉。當時，我覺得只有這樣，才能顯出大丈夫的英雄氣概，才能表現出我們家的家教森嚴。現在，我的侄兒應該是二十一歲的青年了，如果按照家鄉的傳統早婚習慣，他也應該是幾個孩子的爸爸了。我想：他當然不會再哭吵人，頑皮淘氣。即使再像從前那樣，我也不會蠻不講理地對他發威了。我很想：如果這時他能在我的身邊，我一定會好好地撫愛他，好好地教育他，來補贖我心中的前愆。但是，八載離遠，海山阻隔，甚至他的容貌，我都難想像了。

現在，每當我把我的女兒抱在懷裏，吻着她的面孔，逗他發笑的時候，常會不知不覺地憶起了往事。自己的女兒和自己的侄兒，究竟有多大不同？為甚麼現在是這樣一副慈愛心腸，而過去是那樣一種嚴峻的面孔？難道我自己竟會自私自利地地步嗎？是歲月改變了我，還是人情磨鍊了我？想到這裏，我不禁慚愧得汗流浹背。

假如這時嫂嫂會來到我的面前，質問我：「好了，現在你自己也有了孩子了，看你捨不得無故打他？」我必然羞得無地自容，連忙作揖打躬地求她恕罪，承認自己過去的無知，讚揚她母愛的偉大。但是，這只能在心中想像而已，這種讓我當面贖罪的機會根本不會發生，只有讓內疚常常來揭發我的離愁，增加一些惆悵的回憶罷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四日在新嘉坡

申

流浪的賣藝人

魯莽

鑿鑿鏘，鑿鑿鏘……

做戲的鑼鼓，又在甘榜裡响起來了。

那個臨時趕搭成的小戲台雖很簡陋，但把幾幅布幔裝飾起來，加上幾盞五彩的燈光，也儼然像座華麗的王宮。

這戲班的主人其保，正鬻着背翻弄箱子，把等會兒所要用的「木頭紅公」檢出來。

鑿鑿鏘，鑿鑿鏘……

拐子伙金，也許是剛燒了兩泡煙土，使勁的搯着那個皮鼓，幾乎要把那面皮搯破了。背後的老三睜大兩眼瞪着他，也用力的敲動那兩面銅鈸，鏘鏘的响着。

時間還沒有到，台下已擠滿了無數的人頭。其保心裡很興奮，伸一伸腰，站起來，倚在台柱旁悠閒的抽着香煙。

「傻仔，停一停，時間還沒有到嘛！」

其保本想清一清腦，却給這兩個傻傢伙吵得他心頭煩悶，使他不得不叫他們停下來。

鑿……鑿……鑿……

伙金心裡可有些氣惱，恨恨地在鼓上急搯一頓，才把鼓槌放下，裂着一張似笑非笑的嘴，說：

「咳！你呀！只會罵人傻，你不傻？」

其保猛的向那截煙屁股用力抽了一口，拱起指頭，輕輕地把它彈到台下去，然後向伙金瞞了一眼，樣子是十分安閒的。

「我怎樣傻？」

「不傻？」老三把銅鈸擱在膝上，忙燃上支香煙說：「人家講一鼓作氣，咱們雖不是上戰場，也得振振氣，才有精神嘛！」

「呸！」其保鄙笑地說：「你這刁猴，

那兩泡煙尿沒有燒下去，你還有精神？」

「煙尿是內功，鑼鼓是外氣，內功兼外氣，才有精神。」老三頓了一頓又說：「其實嘛，幹夜工的那個不燒煙尿？」

老三說得蠻有道理，遠的看不見不講，單就其保他自己，也何嘗沒有燒？」

其保剛嚥下一口唾沫，正正要發作的時候，只見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急驟地跳上台來——

「開鑼啦！開鑼啦！」

其保一聽到開鑼的時間到了，急倒茶杯

潤一潤嗓子，回頭問那妮子說：

「鬼拖着妳，溜到開鑼才來！」

她吸了吸小嘴，恨恨地說：

「我有我的脚，我沒有和你共揸管，我走要你管？」

其保給她搶白幾句，很想罵回她一頓，但突然想起一件事，急問伙金道：

「聽說大坡要唱神功戲，可是真的？」

鑿鑿鏘，鑿鑿鏘……

那兩個傻傢伙又敲搯起來，而且比先前

來得更用力。

「幹你老姆！」其保見他理也不理，不由在心頭暗罵了一句，便把「木頭紅公」套

上手，出場了。

鑿鑿鏘，鑿鑿鏘……

今晚是演「薛仁貴征東」，這是其保的

拿手好戲，他自信有一套引人入勝的工夫。

從布幔縫裡望出來，台下滿是黑壓壓的人頭，其保心裡很高興。雖然這是酬神戲，

錢是講定了的，台下人數的多寡本與他無關

；可是，他要確實的知道，他的戲有沒有迎合一般人的胃口。假如依照今晚的情形來說，他的計劃是不會白費的，難怪他有點飄飄然起來。

其保吃這行江湖飯，已有一段悠長的歷史了。十三歲的那年，他便跟叔父學「家勒戲」。後來投到一個叫做林師爺的旗下，在大班裏混。一有空閒的時候，他便在戲台上練工夫，筋斗翻得台板唏哩哄隆的响。有時翻個不小心，整個身體像山崩的轟然地摔在木板上，把個背脊骨摔得痛溜溜的。漸漸地，工夫也就有了進步。他自己是能當個武生，身上穿起那製金光鱗鱗的衣甲，手裏執着把大刀在台前搖舞，真是頂頂威風了。

可是，那班頭胖腦的班主，却不賞識他的工夫，每當他去請求的時候，總是睬也不睬的裂開口：「小條子，唔够工夫，多練幾年再講。」

聽了班主的那番話，其保老是不服氣，惱得幾天不想吃飯。過後，他再努力的跟林師爺「坐科」，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他被升為正式的武生了。然而，這個夢做得並不長久，半年後，日敵由太平洋南進，大家都分了夥，落荒的竄到山芭去種木薯。

戰後，一些散夥的伙計，都紛紛豎起旗子，招兵買馬，重幹起跑碼頭的生涯。但其保再沒去當武生，因為他明白戰後的一切都不景氣，小埠頭的人連生活都顧不了，那還有心情去酬神請大班？在坡底又架不住營，電影正打着大班的致命處，要靠大班吃飯已

成一件登天的難事。他是聰明人，自然有他的一套。於是，他自己建立江山，把以前的伙計拖回來，準備開鑼登台。

其保的新計劃是走中綫的，原因是：大班在坡底架不住脚，酬神的又很少有能力請

得起。爲着適應這兩點，他便自己主持一個小班子，演的是「家勒戲」。他覺得演「家勒戲」的傢俬省，角色少，酬神的聘請他，一晚幾十扣銀便可以了。

然而，其保的「連天響」才開鑼了一次，連演三天，那箱「木頭紅公」便擱在家裏發霉。幾個老伙記都苦於沒煙屎燒，望着老天喝西北風。他那顆熱辣辣的心也冰冷起來，發愁的說：「扑街了，幹你老姆，這擺真的扑街了。」

咳！留得青山在，何愁無柴燒？其保真的落魄麼？哼！且看着——他又有新主意來了。他猜透扑街的原因，立刻把那隻腕錶當了，請人畫了幾幅佈景，又叫那老伙計去找一個女小且來。

現在，眼前的這個「連天響」，就是其保的江山。那兩個老伙計自然是他的當殿大將軍，忠心耿耿的老功臣；雖然他們有點傻頭傻腦的，但傻的人是有義氣的。至於女小且小紅，自投在他的麾下，不是生活得比從前好得多了麼？

「連天響」自經改革以後，有了佈景，有了唱的，居然鬧鬧開起來，再不會像以前那樣枯澀無味了。不過，由於社會的不景氣，其保也時時刻刻的在飢餓線上掙扎着。

葵葵鏘，葵葵鏘，葵……
伙金又在那皮鼓上用力的播一頓，便停下來，戲也就散場了。

台下，人潮漸漸地向四方散去，只留下空空的一片場地。

其保灌下一口茶，把那些「木頭紅公」搬回箱子，打了個哈欠，跳下台來。

夜已經很深了，其保聳一聳肩，透了口氣，回到那亞答棚去。那三個伙計，早就一

人捧着一碗稀粥，在悉悉索索的吸着。
曳——其保重重地掩上那扇簡陋的門，心裏可有點惱：

「幹你老姆，你們這樣是人？……家已先走回來吃，放你老的收拾……」
那兩個傻傢伙理也不理，只是低着頭吸粥，暗地裏却偷笑着。

小紅忍不住的仰笑起來，把那口還沒嚥下的稀粥噴出來，險些噴在桌上。她急忙的用手掩住口，紅着臉，啞啞地說：

「你是班主嘛，格……格……班主是應該多做點的。」
其保眉頭一皺，把臉一沉，氣得太陽穴上的青筋都暴浮起來。他覺得他是應該拿出班主的身份，這才能使他們懾服，便又噙動那張嘴，想罵出來，可是——
嘻嘻……

那兩個傻傢伙却大笑起來，尤其是伙金更笑得上氣不接下氣，忙把一隻手壓在胸膛上，對着其保說：「大班主，你這麼氣燥燥的，不是有失高貴的身份？」

其保被他這麼一說，頓時明白起來，心裡暗叫上當，嘴裡也跟着嘻嘻地笑起來。

噉完粥，其保又不安的問：

「聽說大坡的大聖爺詔要聘請咱們去，真的嗎？」

「沒有呀！」那三個都幌起頭來。

「沒有？」其保的心頭不覺一冷。
夜的確很深了，那赤道特有的夜霧籠罩下來，把整個甘榜困在死寂的海裡。

躺在那張帆布床上，其保老是翻來覆去的睡不着。他想：今年是閏月，下個月這邊還要演五天，九皇爺詔也要演六天；但是，

這兩處相隔的時間是那麼遙遠，只有大坡的大聖爺詔多幾天就來了。如果這趟生意接不到，下去的一些日子，確實是難挨的。

在迷迷糊糊中，他還喃喃地自語着：

「明天就打個電話去問，明天就打個電話去問……」
甘榜裏沒有電話，其保得趕到三英里外的一個小埠頭去。可是，電是打去了，回電也來了——那邊的爐主已經聘請了另一班。啊！這無疑的是一個晴天霹靂，打在他的頭上，打得他昏昏沉沉的。

「以後的一個月怎樣過？」
其保眼前一陣黑，這時他意識到他的江山難保了，確實確實的難保了。

其保回到戲台裏，早班戲還沒有開鑼，那兩個傻傢伙正在抽香煙，小紅坐在一邊嗑瓜子。

「大坡的大聖爺詔請了人。」其保頹喪地對他們說：「唉！以後的日子怎麼過？」

其實，這種情形在戲班裏是司空見慣的，尤其是他們都是從小就吃的這行。近些日子來，雖仗着其保的聰明，生活可說好的多了，但誰敢保證以後都是安穩的？

伙金略抬一抬頭，毫不在意的說：

「留得青山在，何愁沒柴燒？」

「對！說得對。」老三跳了起來：「今朝可以過，且待宅過了再打算。」

葵葵鏘，葵葵鏘……
做戲的鑼鼓又響起來了，其保套上「木頭紅公」，回頭對他們說：

「有一天命活一天，過去的唔好再講，將來的還很長！」

伙金也接着口尾，反覆的唸着：

「有一天命活一天……」

美國雜碎

黃潤岳

(一)唐人街

美國的大都市中，都免不了有唐人街，舊金山和紐約的唐人街尤其有名，吸引了很多的人前去觀光。因此，我也特別前往一看，以明究竟。但到了親歷其境之後，只有嘆惜！因為，唐人街上的所有中國商店，幾乎一半是日本貨，也無可取；倒是中國餐館的侍者，穿着全副唐裝，飽談飯麵，筷子調羹，一應俱全，可真全盤國粹了。說句笑話，開中國餐館，也可說是宣揚了中國文化。一個美國人，如果不知道「炒麵」、「芙蓉蛋」和「雜碎」，那他簡直等如不懂麵包、牛油和乳酪。

據說：唐人街上的「雜碎」，原名「李鴻章雜碎」。由於我們的欽差大人每天大魚大肉吃膩了，想換一下口味，廚司便將幾樣葷素炒成一盤，無以名之，乃曰「雜碎」。如今所有中國菜，幾乎都可叫「雜碎」。豆芽白菜為主，加上鷄絲，便是鷄絲雜碎。千篇一律，而芡粉尤重，我這個正牌的中國人吃起來却有些不便。美國的中國餐館，都是適應美國人的。所謂「橘逾淮而枳」，自古已然，這也難怪！

在唐人街上，也可看到當地出版的中文報紙，不過都是用四號鉛字印出。據「美洲日報」主筆高季青兄對我說：「看中文報紙的人，都是年老的華僑，而且排字工人很難找。」我聽了為之慚然！

(二)花粉病

不久以前，全世界都遭受了流行性感冒的侵襲，當時美國便趕緊設法預防。因為，這種病在西洋人看來，倒是相當嚴重。但我們東方人有一點傷風咳嗽流鼻涕，却可以不了了之。我到華盛頓之後，有幾位朋友的太太，都患上了另外一種怪病，似傷風却不是傷風，也流鼻涕和眼水，眼睛癢到難受，聽說這叫甚麼「花粉病」(HAY FEVER)。據說：病人受不住某一種花粉的刺激，便發生這種毛病。別小看此病，目前簡直是無法醫治。據研究的結果：有二百多種花粉可以作怪，每一種花粉有一種針藥，醫生只能一種一種給你試。對了，病便好了；不對，得再換一種。萬一運氣不好，就得打上二百多針，誰有這種閒情逸緻？於是，只好閉戶不出，少沾花草。這種怪病，偏偏又以華盛頓最多。我想：此病之來，必由於人們接觸花草太少，以致一點抵抗力也沒有。從前，只聽說種花賣花的，有人爛鼻孔。這年頭，過猶不及。我真就心有一天美國人會患太陽病，晒了太陽會發紅發癢。因為，在美國的那些高樓大廈中，終年是沒有太陽的。

(三)機械萬能

在歐洲，看到了自動售物機，已覺機械之偉大；來到美國，機械萬能，真是嘆為觀止。普通常見的，是賣香煙和飲料的機器。從同一個孔中

，投入兩個大小不同的硬幣，拿出來的是一包香煙和一盒火柴。賣糖菓汽水的，可投入各種大小不同的硬幣。例如「可口可樂」每瓶五分，投入五分硬幣，可得一瓶；投入一角，找回五分；投入二角五分硬幣，找回兩角。如果沒有東西出來，把掣紐一按，原銀退還。另有一種賣四種冷熱不同而且不是瓶裝的飲料。先選擇自己所需要的飲料，將指標轉安，投入銀幣之後，一個紙杯先落下，隨即飲料自動流入杯中，剛滿一杯，當即停止，可說是神乎其技了。機器售出的香煙、郵票之類，比較到店中去買要貴一點，不知何故。

(四)報紙與香煙

我到華盛頓的那天晚上，在中國餐館吃晚飯，順便花五分錢買了一份晚報，想帶回旅館看。等我躺在牀上預備看報時，手竟有點酸痛，百思莫解。最後才發覺那份報有幾十張，恐怕有半斤重吧！難怪馬來亞的雜貨店包東西，全用美國報紙。報紙太厚了，廣告多於新聞十倍。如果專門看新聞，三幾分鐘也可一目了然。大家養成了習慣，看完便丟，車上街上，處處都是。省錢的人，壓根兒不用買報紙，早上七點鐘就可拾到當天的報紙來看。上車時買一份，到下車時已大略看了一遍，誰還耐煩去拿。報紙廣告也非常有用處，講廉價的東西，的確是便宜些，家庭主婦便只好讀報了。

香煙和報紙相似，抽起來沒有味道；沒有抽，却又如有所失。美國人抽煙之多，亦如買報紙。我自己是抽了若干年香煙而後戒了的，覺得抽香煙實在講不出所以然。美國人抽香煙更是形同浪費，抽兩口一丟。戲院內通常不准抽煙，因此進門處似乎全是香煙；圖書館前也是一樣。我想：如果不在美國的話，拾了那些廢報紙和香煙帶再賣出去，一定可以發財。可是，美國太富庶了，太容易找生活了。把拾香煙和廢報紙的時間去作其他的工作，却更值錢。例如：在美國洗件

襯衣要美金二角（合叻幣六角五分），爲了省錢，我常常自己洗。但是，美國學生却不然，洗和熨一件襯衣，少也要半小時，他工作半小時便可洗五件了。很多人對於美國男女老少多抽香烟，頗有非議。但從另一角度來看，倒也無可無不可。馬來人喝咖啡，不也是一樣！

（五）父母兒女

現在美國的下一代，真是天之驕子。在大街上，警察常會暫時阻斷交通，讓一個小孩好橫過馬路。在家中，兒女與父母一律平等。十二三歲的女孩，抽香烟，打口紅，交男朋友，做父母的只有尊重。如果要兒女們做點家務，也得先商量商量。美國家庭的民主，我們東方人簡直無法想像。父母兒女的對話，簡直是兄弟姊妹一般，有時兒女們還常常要質問父母。兒女在家中雖有地位，却仍鼓勵獨立。六七歲的小孩們，便會結伴爲人洗車。在外面洗，每輛一元五角，他們索價只一角五分。十歲左右的女孩，便可爲人家去照顧小孩，每小時可獲一兩元工資。報章雜誌的兒童園地，寫一兩句話，說不定就有五元十元。父母的鼓勵，社會的誘導，小孩從小便養成了獨立的精神，很少是願意依賴父母或祖先遺產的。這與我們中國人的看法，完全不同了。

（六）天堂乎？地獄乎？

馬哥孛羅時代，中國是天堂，遍地黃金，俯拾即是。於是，西洋人東來淘金，促成了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想不到美國慢慢取中國而代之，也成了黃金國。尤其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馬歇爾計劃、經濟合作計劃、國際教師及技術人員計劃，美國好像有用不完的錢，民主世界的國家和個人，都可以叨光。像我這次來美，美國國務院至少要花四千美元，這不過是滄海一粟。我在讀小學的時候，也曾叫口號打倒過許多帝國主義，只有美國不在內。因爲，翻開中國近

代外交史，僅有美國還不曾租借割據我國甚麼地方。而從小接觸到的，不是和藹可親的美國傳教士，便是味甘價廉的花旗密糖。到再長大點的時候，抽美國香烟，買美國「配給」（抗戰復員之初，大批美國剩餘物質廉價配售與公教人員），美國總是不壞。時過境遷，耳濡目染，今日的美國似乎也成了帝國主義。如此一來，其他的帝國主義倒無所聞了。這時候，我却親身來到這個國度，雖然我居留的時間還不長，但却發現到它既不是想像中的天堂，也不是宣傳中的地獄。要工作才能生活，講民主却要競爭，有自由但須尊重

惜別詞

秋風送起桃園村的稻香，
碧潭裏，一片綠波清涼。

堤岸邊，誰家的古錚絃響，
「秋風，細雨，驪歌愁唱！」

豎橋的古樹蔭中，彩星點點，
燃起松明，陽明山陣陣蒼茫。

「像飄紅的落英，流向故鄉。」
無限的離情，無限的憂傷。

圍着點燈影下飲「馬丁尼」酒，
「乾下去，這杯十分苦！」

（記一記中國之友社的夜嗎？）

車前的白光劃破黑路
松明漸漸去遠……

心油的燈暗淡
秋風刮着窗紙响；

街上三輪車的鈴聲
叮噠吵耳。街內

法律。因此，大家要獨立謀生，要學有專長，要奉公守法。人在講求效率，人在想賺錢，人也知道如何花錢。如此一來，造成了美國的富庶，促進了美國的繁榮，養成了美國人的浪費。我們中國人注重儉樸，講究清高，尊重傳統，與美國完全是背道而馳了。民族文化、立國精神和社會組織互異，我們不能批判誰好誰壞，誰是誰非。他們有他們一套，我們有我們一套。因而我更深的感到：中國人必須維護中華文化。

十月四日夜寫於波士頓

端木鈴

有賣豆漿的；
跟着一曲單絃——
伸入三重埔的深巷。

無言地抽着黑色的「露西亞」捲煙，
淒涼的琴聲留在屋子裏。

「我回去了。」

（前面是一千八百航里的路途）

修長的人影走得慢；
手裏烟着煙捲的一點紅光

——像墓地的磷火嗎？

任颼風狂雨打着衣袖，
就似垂下頭的勁草和殘荷；

濃重如醉的別意醒了未？
拉下大甲草的帽沿遮着潮潤的眼眶。

秋風送起了桃園村的稻香，
碧潭裏，一片綠波清涼。

堤岸邊，誰家的古錚絃響，
「秋風，細雨，驪歌愁唱！」

#####



心的子孩

• 仔芭山 •

我們搬進新屋了，兩壁的牆粉刷得雪白，像兩張抹滿白粉的臉。從前門到後門，從樓上到樓下，都是一片白；就是連我的手呵，脚呵，也染滿了白粉。

樓上全是人，這邊搬動着桌椅，那邊搬動着床呵，櫥呵，喊聲，問話聲，指揮聲，木具發出的怪聲，響成一片。真是熱鬧呵，像一個巴剎。真是好玩呵，瞧！那工人搬椅子不小心跌了一交，壓在另一個的身上。還有爹地，穿着背心，指手劃脚地叫喊：「放在這裏！輕點！」連手上的香烟要燒到手了，還不覺察。媽咪則跑來跑去，把擺好的傢具移來又移去，使到傢具發出埋怨聲。汗一行行地流着她的肥臉，像有誰在她頭上淋下一盆水。

「瑪莉！」呵，倒霉，媽咪叫了。「妳這壞孩子，快拿球到外面去玩，不要在這兒阻手阻脚的。」媽咪的眼睛跳出眼眶來，像金魚的。

我跑了出去，這條後街剛鋪上一層柏油，平平而黑黏黏的。街中有一群小孩，衣服污黑而破爛，瘦得像幾條柴。他們蹲着玩郵票，就像一堆垃圾堆在路中間。我可不願和他們玩，自己一人打球，一、二、三、四……

「喂，快把球借給我們玩！」一張張污穢而瘦削的臉圍着我，像從垃圾堆走出來的小鬼，暗淡的目光注視着我手上的球。

「不！我不借，你們會弄髒我的球。」

「不借就不借！」

「不借就搶啦！」
「媽——咪！他們搶了我的球！嗚……嗚……」我站在那裏大哭，呆望着他們。

這時，不知從那兒走來了一個孩子。他很瘦，但不像他們那麼骯髒，只是衣服比較破爛一點。他走到我的面前，便伸手把球交給我。假如他手上拿的不是膠球，而是鐵球的話，我怕他的手會被壓斷——他雙手是這樣的瘦削，簡直是兩條竹竿。

我接過球，以手背抹乾眼淚，向他道聲：「THANKS！」
他却抬起那雙呆滯的眼睛，注視着我，口微微張，露出白白的牙。很久，他才能說話：「嗶？妳說什麼？」

「TH……」還未說完，就被媽咪打斷了。

「你這衰仔，你敢欺負我的女兒，我非教訓你不可！」媽咪撲了過來，像一隻發怒的母雞，鬆起她全身的毛。

他很怕，臉露驚色，身子微微地搖動，彷彿被媽咪撲過來的風所搖動。他正想分辯，一個巴掌遮住了嘴，但他沒有哭出來，而只仇恨地望我媽咪一眼走了。

我躲在媽咪身後，緊拉着她的手，想向她解釋。她却大聲地說：「瑪莉，跟我回去，不要和這些壞孩子玩。」

媽咪拉着我走入屋裏，我還聽見那些孩子的嘲笑聲：「抵死呵！抵死呵！……」

第二天午餐後，爹地叫我去買香煙。我走出門口，見到街角邊有一小小的攤檔，除了香煙外，還擺滿紙包糖、酸梅、魷魚絲等可吃的東西。

「喂！給我一包三個五香煙。」

這時從檔後伸出一個頭來。呵，我不由大聲驚叫：「咦！你在這兒賣香煙？」

他見了我，只微微一笑，答：「是！」然後交一包三個五香煙給我。

「你恨媽咪，哦！我的媽媽。」

他給我一個苦笑，沒有回答。他一定恨媽咪了。是的，媽咪不該不分黑白就打他。

他低着頭，好像想着什麼。最後自言自語地說：「只怨自己窮，不爭氣，窮孩子那能和有錢人的孩子玩呢？」

我覺得他說得對。我喜歡和他玩，媽咪是管不着的，最多也不過被他罵一頓罷了。

於是，每天放學後，我總到他的檔子去。我拿球和他打；我要他抱洋

娃娃，和洋娃娃說話。我把所有的玩具搬來和他玩。他也喜歡和我玩。

他有一個婆婆，但沒有爸媽。這小攤檔是他婆婆靠以為活的東西。我很喜歡他婆婆。她常在檔邊，除了煮飯洗衣的時候。她的頭髮很白了，臉很「醜」，爬滿一條條蟲似的。但是，她的笑容總那麼慈祥。

他婆婆叫他做牛仔，不過他一點也不像隻牛。他很瘦，上身比較大，配着那瘦削的手腳，真像是一個火柴匣做的身體，以四支火柴當手腳。他的皮膚帶點黃色，像患了黃瘰病。就是牛的脾氣，他也沒有。有時我罵他，欺負他，他也不回罵或打我。有時我看見他專心做木船、木飛機，把整個身體藏匿在檔後。

媽咪是不贊成我和他做朋友的。當她看見我拿着牛仔送給我的木飛機玩時，她嚴厲地問：「誰給妳的？」

「我朋友給我的！」我感到很驕傲。

「呀！那衰仔的！」金魚眼猛又突了出來。「這樣的東西妳也要。」說着，搶了木飛機，一扔就扔到門口。

記得又有一次，我在檔邊和他打球，媽咪叫我回家，叫了幾次，我還是不願回。於是，她發火了，怒氣沖沖地走過來。這次她不像一隻母雞，而像一隻鷹了。一隻爪捉住我，另一隻爪捉住牛仔。我驚得哭起來。牛仔雖沒哭，但也很怕。媽咪拉我們到他婆婆面前去（她剛從屋裏出來），大聲地罵道：

「妳這老不死，我叫妳的孫兒不要和我的女兒玩，那個衰仔偏偏要和她玩。妳看，他甚至叫我的女兒不要回家呢，害我叫破了喉嚨。」她鬆了捉我的手，猛力地指在牛仔的額頭上。他向後側了一側，想哭又不敢哭。「先生娘，對不起，我教訓他就是了。」說後，一個耳光打在牛仔的臉上，發出一陣雷似的響聲。牛仔低下頭，不讓我知道他哭。

我極怕，哭得更厲害了。媽咪却不理，拖着憔悴地走了。現在她可變成一隻戰勝的公雞了，仰高那個頭，挺起肥大的胸膛，大踏步地走着。我掉回頭，牛仔的婆婆正用蘊藏着深愛的手撫摸着他的頭，兩顆晶瑩的淚珠掛在眼角。

三

就是發生這樣的事後，我還是到那攤檔去玩。雖然牛仔怕媽咪，但還是願意和我玩。我要他做洋娃娃的爹地，我就做洋娃娃的媽咪，他也答應了。同時，他把木做的玩具拿出來，有船、飛機、汽車……等。他說還有不少在家裏，我就央求他帶我去他家裏看。

有一天，他對我說：「瑪莉，妳媽咪睡午覺了，我帶妳到我家去看我做的玩具吧！」我當時是多麼的高興，連忙說了很多個「好！」他笑了。

這是一間狹小的屋子，地下是脚車店兼理髮店，牛仔他們住在樓上。樓梯斜斜的，設若不扶着欄杆，定會滾了下來。

我們走到樓上，即看見汚黑的廚房，一群孩子從那兒走出來。

「喂！妳來做什麼？不怕羞，來我的家！」其中一個孩子指着我說。我很氣，無奈打不贏他，惟有反駁：「你的家？哎，是牛仔的。他叫我來，我就來！」

「哈哈，不怕羞！不怕羞！」

嘲笑從每個孩子的嘴吐出，我真想哭！

「你們吵什麼？是我叫她來的。」然後牛仔轉過頭來對我說：「瑪莉，不要睬他們。來！」

他住的是尾房，靠左邊牆擺着一個古老的鐵床，鋪了一張舊蓆；近窗口處有一小桌，兩條櫈；除了這些，便只有幾個肥皂箱、牛奶紙盒而已。他從床底下拉出一個肥皂箱來，箱內是木做的飛機、船、汽車。有的很像，有的不像。他覺得很驕傲，我也很滿意。他送一隻船給我，這是一塊木頭，兩端削成圓形，上面插了兩根鐵線，綁着一塊布，當作帆。

以後，每當他婆婆在檔口，我總要牛仔帶我到他家去。每次我總看見那群孩子圍在一齊賭荷蘭牌。他們不是賭郵票、相片，就是賭香煙匣、汽水蓋。有一次，一個孩子賭輸了，但仍死要做莊。後來他又輸了，他要欠，可是一個小的不願，那張小嘴哭喊起來，但不見有淚流下。

一個女人從廚房跑出來，問：「亞仔，誰打你？」

「我贏了，他不賠。」他的小手指着那賭輸的孩子。

「嘎，你大鬼頭欺負他小的！」她像一個瘋婦。「你賠不賠？」

「我欠他先，等下才賠。」

「嘎！你不賠？」她舉起手一個巴掌打過去。

那孩子扁了扁嘴，吹喇吧似地哭了。

「嘎呀！妳打我的兒子，妳是什麼人？」另一個女人從房裏出來，雙手叉着腰。

「打妳的衰仔就打了，怎樣？」

接着妳一句，我一句，越罵越大聲，我真怕他們的罵聲會把屋頂震動下來。

四

有一天，放學以後，三輪車載我回家，只見牛仔對我微笑地說：「妳去讀書回來？」聲音有點不同。

「是的。牛仔，你沒有去讀書嗎？」

「沒有。」

「為什麼？」

「婆婆說沒有錢。」

他的聲音很低沉，眼睛含着淚，呆呆地看着我。我不知他爲什麼會變成這樣，不禁有點怕起來。我想：把學校內的一些趣事說給他聽，他會快樂起來，也未可知。

「牛仔，今早有一個同學，當先生問他的時候，答不出，竟哭起來。我們都笑了。哈哈，先生還教我們唱『瑪莉有一隻小綿羊』，同學們就向我要那隻小綿羊，而且還取笑我呢！」

「怎樣唱呢？」他的臉上有微微的喜色。

我把那首歌唱了兩遍。唱完後，他拍掌稱好，雖然他聽不懂。

「瑪莉，吃飯了。妳還和他玩什麼？」是媽咪的聲音。我走進屋裏，答應吃飽後再找他。

媽咪一味罵，我可不理睬她。我在想牛仔爲什麼不能去讀書呢？假如他能够，那是多麼好啊！學校裏有很多小朋友，而先生還給我們糖果，教我們唱歌、讀書。但爲什麼，爲什麼他就不能去讀書呢？

「媽咪，牛仔爲什麼不能去讀書呢？」她已靜了下來，我這樣問。

「哼！」媽咪的鼻子一昂，要跳到頭上去。「他也想讀書，哈哈，他家有錢沒有？」

「他就是說沒有……」

她不讓我說完，就搶着說：「哼，沒有錢想讀書，真是白日做夢；要有錢，他也不會有位讀書，年紀這樣大了。」

「爲什……」

「不要多問，快吃飽去玩。」

飯後，還是去找牛仔。
「牛仔，爲什麼沒有錢就不能讀書？媽咪還說有錢也沒有位給你讀，因爲你這樣大了。爲什麼呢？」

「呵，」他呆呆地看着我一會，然後說：「婆婆只說沒有錢是不能讀書的。她說買書要錢，交學費也是要錢。至於爲什麼我這樣大就不能讀書，我倒不知道，婆婆沒有說過。」沉默了一會。「呵，妳讀什麼書？讀給我聽聽，好不好？」

「我讀的是英文。哪，A, APPLE; B, BAG……」我把全本書背出來。

「什麼叫做A, APPLE呢？」他睜大了眼睛。

「A就是ABC的A, APPLE就是蘋果，你懂嗎？」

「唔，不好讀的，什麼A, APPLE，人家讀的中文才好呢！妳聽：『雄雞喔喔叫』。」

「你那兒學來的？你不是說沒有讀書嗎？」我感到詫異，那一句的確

很好聽，因爲他在唸時還以雙手當翅膀上下擺動，並且拉長了頸子，要是他「大隻」一點，活像一隻公雞。

「呵，我會每晚都到夜學去，躲在門口偷看他們讀書。那女教師很肥，她向着班上，個個的頭都低下，教室很靜。但她背向着班上，在黑板上寫字，班上就吵了。喊呵，笑呵，說話呵……有一次，我在窗口，給她發現了：『喂，要什麼？』聲音很嚇人，嚇得我連忙逃，心裏還撲撲通通地跳呢……」

「瑪莉，回來沖涼！」嗶呀，真衰！……

晚餐後，我在溫習功課，媽咪在風扇前納涼。爹地躺在懶人椅上，抽着烟，看着報紙。以前我感到很有興趣而讀得很流利的功課，現在變成乏味而難讀。我一個個字讀着，而且常讀錯。我一味想着牛仔的事，要是他也能去讀書，那該多麼快樂。不過，他爲什麼不能讀呢？他的年紀不過大四歲，我可以讀，難道他就不可以？

「爹地，爲什麼牛仔沒有書讀，而我却有呢？」

「誰是牛仔？」他放下報紙，看着我。

「就是那烟仔婆的孫。」媽咪插進來說：「我常叫瑪莉不要和他玩，瑪莉却偏偏要和他玩。」

「哦，玩玩沒有什麼不可以，只要不學壞就得了。」他轉過頭來對我說：「沒有錢是不能讀書的。」

「就是呵，他說他婆婆沒有錢。」我想了想，再問：「但媽咪說他太大了，假如有錢，也沒有書可讀。爲什麼呢？」

「他今年幾歲了？」

「十歲了。」

「年紀的確太大了，學校不收。」

「假如學校收，該是多好呵……不過學校爲什麼不收呢？」

「他超齡。」

「爲什麼超齡就不收？」

「政府限定。」

「爲什麼政……」

「嘎，瑪莉，妳問這樣多做什麼？不要再打擾妳爹地了，快快上樓去睡！」隨着媽咪提高聲音：「亞嬌，帶瑪莉上樓去睡！」
當我一步步地踏上樓，樓梯發出低低的哭泣。
亞嬌佈置好一切，抱我上床。我躺在軟綿綿的被褥上，翻來覆去，不能入眠。我心裏想着牛仔，爲什麼我有書讀，他沒有。爲什麼……爲什麼……
我聽見隔鄰的雄雞啼了一次，兩次，窗外逐漸亮起來，是早晨了。這

時我站在門口，剛從樓上走下來。

牛仔走了過來，滿面笑容，使得臉孔發光。他換上一身新的衣褲，質料雖是劣等，但是新的。他還提了一個書包。

「瑪莉，我去讀書了！」聲音充滿喜悅；聲音好像也在歡笑。

「呵，真的？」

「是的，皇家爲我們沒有錢上學而過了年紀的孩子開了一間學校，專給我們讀，不用錢的。」他歡喜得幾乎發狂了。

「真好呵，真好呵，牛仔有書讀了！」我拍着手亂跳。

「瑪莉！瑪莉！」誰在叫我？睜開眼，是亞嬌。

「瑪莉，快起來，七點鐘了。」

呵，剛才的原是一個夢，幾時才不是夢？

人性的呼喚

。君紹。

紛爭的世代，使多數的心變得狂妄。到處是陷阱，到處是圈套，到處有滅頂的漩渦。我不願墜入深淵，我不要盲目衝撞。讓別人去爭權奪利，我不想塗上粉墨；讓別人洋洋上場任意自拉自唱，我卻願心兒靜悄悄地隱藏。我的心啊，你要隱藏，因爲在人以爲得意的時候，一切災難就馬上臨到，我怎能不驚慌？我的心啊，你不可偏激，它將使你麻木不仁，失去理性。

你必須知道：最好的美事不過三代，一切人爲的魚目混珠，終必在光天化日下悄悄地收了場，連陰影也不能留下足跡，何況那些瘋狂的主張。「惡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的人發旺的時候，正是他們要滅亡，直到永遠。」可是，「義人要發旺如棕樹生長。」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菓子，要滿了汁漿而常發青。」如今，那些挾暴力以嚇唬人的魔鬼，他們混淆真理，指黑爲白，竄改史實，還想橫行到幾時呢？他們也自稱爲義，說是替天行道，寧不臉紅？我的心哪，你不要受了詭騙。其實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真正病人膏肓的人，倒是這些承受魔鬼的衣鉢真傳者。

啊！記得，記得，許多人都受了誹謗，罪名便是不入旁門左道。請看：和平共存的標頭紙滿天飛，活神們正在認真把戲法玩，徒子徒孫們却在對其同路人無情地批判。我的心哪，你可笑煞，你不樂不可支？

我的心哪，你要小心，別上了當；我們既被控罵，更要堅持勇壯；多少人，連魔鬼也在內，都認爲時代是他們的，絕無留你插足的餘地；倒不知你他們都是屬於時代的，一切的人都該有商量，包容一切不同的意見。

凡不容人的，最終必先滅亡，一切作孽的也要離散。在這邪說猖獗之際，誘惑多端之時，你切要心堅意決，寧可被指定作惡人的祭奠，絕不可出賣人格、意志及靈魂。因爲「殺身體而不能殺靈魂的，你不必怕他；唯獨使靈魂沉淪的，才要恐懼。」

對於狂妄者，不必以牙還牙，以爪還爪，能揭出其居心也就够了。我們要遵守那上頭來的意旨，不是用血氣，乃是用忍耐和寬恕，用愛戴恨，去感化那些愚昧無知者。因爲上主必替義人伸冤，他要大家服從他公義的判斷。我們只要逆來順受，連魔鬼所要給的磨折，也得準備樂意接受。自作孽，不可活，那些流人血的必有報應，必受懲罰；而懲罰的執行者，非我們所能知，所可干預，所能阻攔。

紛爭的世代，面對毀滅的終局，惡人的地土必世世代代荒涼。我的心哪，你要永誌不忘！

「唉！瑪莉，我們窮，沒有法子。」她滴了幾滴淚在我手上。

牛仔在戲院賣冰淇淋，這並不是假的。有一次，爹地和媽咪帶我去看戲，進去時還未放映。戲院內很吵，也很亂。人在走來走去，而在這些人中，我看見有牛仔在。

他的衣服破舊得很，但仍一樣清潔。不過，他已瘦了。只見他走來走去，忙得透不過氣。

他走近我們的座位，我說要冰淇淋，於是爹地叫他停下。他見了我，對我微微笑了笑，低下頭，玩弄着桶蓋。

「牛仔，請給我一條。」

爹地問他：「呵，爲什麼你要賣冰淇淋？」

「亞叔，婆婆說皇家起稅，生活很難。」

爹地只「呵」了一聲。

「喂，冰淇淋！」那邊又有人叫了……

放映的時候，我還看見他走來走去，但步子越來越遲緩了。

呵，我可憐的朋友！

男與女

Dorothy Parker 著
劉念慈譯

一個打着漂亮領帶的年青男子，一直胆怯地俯視着坐在沙發上的少女。她正在審視着自己的手帕，那種手帕的質料和花式，似乎是她初次看到，因而才具有如此深切的興趣。那個年青男子清了清喉嚨（其實毫無必要也無用處），發出一陣細微而簡略的爆音。

「要香煙嗎？」他說。

「不要，」她說：「非常感謝，心領了。」

「對不起得很，我只有這種牌子的。」他說：「妳自己的在身旁嗎？」

「我也搞不清，」她說：「也許有吧，謝謝你。」

「因為如果妳沒有，」他說：「我就馬上到街角去給妳買一包。」

「噢！謝謝你，但是我不想爲任何事來麻煩你。」她說：「你這樣想真是太週到了，非常感謝。」

「看在上帝份上，妳是不是可以不再說感謝我？」他說。

「真的，」她說：「我真不知道我說錯了什麼話。如果我讓你的感覺受到了傷害，那我真的太抱歉了。我知道好像是那些話刺傷了你，不過到現在我才知道對別人說謝謝會是一種侮辱。我還不十分習慣於因對別人說謝謝而挨罵。」

「我並沒有罵妳呀！」他說。

「噢！你沒有嗎？」她說：「我聽得。」

「天哪！」他說：「我所說的不過是問妳是不是要我出去給妳買香煙，難道這就值得生氣嗎？」

「誰在生氣？」她說：「我只是不想麻煩你，我還不知道那會是罪過。我怕我是太笨或是怎麼了。」

「到底妳要不要我出去給妳買香煙呢？」他說。

「好啊！」她說：「如果你這樣想出去，就請別以爲你必須留在這兒，我並沒有讓妳以爲有留在這兒的責任。」

「啊！不要那個樣子好嗎？」他說。

「什麼樣子？」她說：「我並沒有怎樣。」

「到底是怎麼回事？」他說。

「噢！沒什麼？」她說：「怎麼啦？」

「整晚上妳都很奇怪，」他說：「從我進來以後，妳幾乎就沒有好好和我說一句話。」

「我真抱歉沒有能讓你有一段好時間，」她說：「我在上帝份上，不要以爲你必須留在這兒受罪。我相信有許多個去處都可以使你快活，一切不過是我以前不知道而已，我真很抱歉。當你說你今晚要來，我就把預定去看戲及其他許多節目都取消了，但是那並沒有什麼關係。我最好還是讓妳到別處去享樂，要妳坐在這兒受罪，真是件不十分愉快的事。」

「我並沒有受罪，」他說：「我也不想到別的地方去。啊！甜蜜的，妳願意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嗎？」

「我真不曉得你講的是什麼？」她說：「壓根兒就沒有什麼事，我不知道你是什麼意思？」

「是的，妳知道的，」他說：「一定有緣故。有什麼事呢？是我做錯了什麼嗎？」

「天哪！」她說：「那關我什麼事呢？我覺得我實在沒有權利批評別人。」

「妳能不再像那樣子談話嗎？」他說：「不可以呢？請妳！」

「怎麼談話？」她說。

「妳知道，」他說：「那也就是妳今天在電

話裏談話的樣子。我打電話時妳是那樣氣咻咻地，我真怕和妳談話。」

「請你原諒，」她說：「你把我說成個什麼樣的人了？」

「噢，我很抱歉！」他說：「我並不是那個意思，妳把我搞得亂如麻了。」

「你看，」她說：「我真不習慣於聽那樣的話。我有生以來還沒有人對我說那種話。」

「我說過我很抱歉，不是嗎？」他說：「真的，甜蜜的。我不是那個意思。妳能原諒我嗎？請妳！」

「噢，當然！」她說：「別以爲你必須給我道歉，那沒有什麼關係。」

「我猜我所說的全是白費，」他說：「妳好像在生我的氣。」

「我對你生氣？」她說：「我真不知道你怎會有這個念頭。我爲什麼要對你生氣呢？」

「那正是我要問妳的，」他說：「妳願意告訴我做了什麼嗎？我做了什麼傷害妳的事情嗎，甜蜜的？妳底電話裏的那種語氣，令我整日不安，我什麼事也不能做。」

「我當然不高興知道我干涉了你的工作，」她說：「我知道有許多別的女孩子並不在乎這類事，但是我却認爲那很糟糕。坐在這裏聽別人說你干涉了他的工作，真是稀不太好的事。」

「我沒有那樣說！」他說：「我沒有說！」

「噢，你沒有說嗎？」她說：「哦，那就是我自己那樣想，一定是我太笨了。」

「我看最好還是我走開，」他說：「我老是出錯。我所說的一切，好像越來越使妳生氣。妳願意要我走嗎？」

「請便，」她說：「當妳寧願到別處去，我想我祇有不留你在這兒。爲什麼你不到不使妳煩燥的地方去呢？你爲什麼不去找福勞倫斯。莉明呢？我知道她會很喜歡你的。」

「我不要福勞倫斯。莉明！」他說：「我到

她那兒去幹什麼？她令我苦惱！」

「哦，真的嗎？」她說：「我注意到昨夜在愛麗絲的舞會中她好像並沒有給你多少苦惱，我注意到你甚至沒有和別人講過話，那就是她給你多麼大的苦惱嗎？」

「噢，然而你知道我為什麼和她談話嗎？」他說。

「為什麼？我以為你覺得她很迷人，」她說：「我猜有些人就這樣想。那非常自然，有一些人以為她十分漂亮。」

「我不知道她是否漂亮，」他說：「如果再見到她，我會不認得她。我為什麼和她談話，這是因為昨夜妳連一隻舞都不和我跳。我走過去想和妳談話，妳只說：『噢，你好嗎？』——只是：『噢，你好嗎？』——隨後妳就轉身走開了，不願看我一眼。」

「我不願看你一眼？」她說：「噢，那真太滑稽了。那真是怪事。你不在乎我放聲大笑，是吧？」

「笑好了，笑掉妳的牙，」他說：「但是妳不會。」

「好吧，你一進屋，」她說：「你對福勞倫斯·莉明就開始一種不必要的糾纏，我猜你大概永不想看別人了。你們兩個在一起好像很開心，天曉得我為什麼要插進去。」

「天哪，」他說：「那個叫什麼名字的女孩子，在我看到別人之前就走來和我談話，那麼我能做什麼呢？我又不能指着鼻子把她趕走，我能嗎？」

「我並不覺得你想那麼做！」她說。

「可是，你看見我試着想和妳談話的，不是嗎？」他說：「而妳怎麼樣？」「噢，你好嗎？」之後，那個叫什麼名字的女孩子又走了過來，於是，我就被膠住了。福勞倫斯·莉明，我想她糟得很。你知道我對她的看法嗎？我把她當作一個不足道的傻瓜。那就是我對她的看法。」

「呃，當然！」她說：「那就是她一向給我的印象，可是我不懂，我常聽人說她漂亮。真的，我聽說過的。」

「噢，和妳在一間屋子裏，她就不能稱為漂亮了。」

「她的鼻子非常可笑，」她說：「我真為一個女孩子有那樣鼻子而難過。」

「她的鼻子太可怕了，」他說：「你有一個漂亮的鼻子。妳的鼻子真美。」

「哦，沒那事，」她說：「你真神怪！」

「還有美麗的眼睛，」他說：「還有美麗的頭髮，美麗的嘴，還有美麗的一雙手。啊！誰有一隻這麼最美麗的手，誰就是世間上最最可愛

的女孩子！」

「我不知道，」她說：「是誰？」

「妳不知道？」他說：「妳應該清清楚楚的知道！」

「我不知道，」她說：「誰？福勞倫斯·莉明？」

「哦，福勞倫斯·莉明，我的天！」他說：「在妳和福勞倫斯·莉明吃醋！昨夜我徹夜未眠，整天沒有做一點事，就因為妳不和我說話。」

「我想你真是個神怪病，」她說：「我不是吃醋！你怎麼搞的，會以為我吃醋呢？你簡直是神怪病。噢，來看我的新珍珠圈，等我馬上把它取下來。看！」

祝福你，倔強的芭蕉！

· 金石堅 ·

這是一塊荒涼的曠野，找不到樹木，見不到火光，也聽不到一絲聲響。偶然長出一些野草，但也經不起狂風的吹刮，全被摧折了。

然而，有一天，荒涼的曠野上，來了一個園丁，默默地開墾，默默地耕耘，終於長出了一棵肥大的芭蕉，昂然地向着陽光微笑。

在芭蕉的綠蔭下，人們在散步，在歇息，在歌唱，在下棋，在談笑，情調是輕鬆而閒逸的。

芭蕉，驅去了曠野的荒涼，帶來了春天的生機，人們狂熱地愛着它。

現在，狂風又向芭蕉吹刮，但它勇敢抗拒，始終沒有倒下去，仍然是倔強地矗立在曠野上。

芭蕉不是幼弱的，它有無數根鬚深入地裏；芭蕉不是孤立的，它有廣大的人群熱情擁抱。我相信——深深地相信：芭蕉必能經得起考驗而矗立着，永遠矗立着。

啊！祝福你，倔強的芭蕉！
(想一想：芭蕉是代表甚麼呢？)

老

乞

丐

子凡。

今天我八十歲了。

要是我少殺幾隻雞來熱鬧熱鬧；要是我的孩子還在人間，也會做一桌酒來慶祝。

可是，我却帶着一身病來祝賀自己的生日。像我這樣年紀的人，當然非常恐懼生病；但我明白我的處境，不打算去請醫生。

天色漸漸地暗了，我盼望立刻就暗下來，讓漆黑的夜色籠罩着整個宇宙，使任何人都看不見我，好像我已不存在一樣。

白天，我睡在五腳基上，每個行人都皺起眉頭，緊閉嘴巴，遠遠地避開我而又要看我一眼。他們嫌我身體骯髒，汗臭難聞，因為我已有一個星期沒有沖涼了。

「喂！老傢伙快來拿飯，趕快來！」

我困難地站起來，隨手拿了身旁的鐵罐走過去，那個廚司便將吃剩的飯菜給了我。

我向他道了謝，開始吃這頓相當豐富的晚餐。可惜我生着病，胃口差了一點，吃剩的就拋撒在路旁的垃圾桶邊。這時，二隻瘦狗立刻衝了過來，你爭我鬥搶着吃。唉！牠們的遭遇也和我一樣，同是為世間所遺棄的啊！

如果我能像別人那樣果敢，早就結束了我的生命。然而，我又這樣熱愛着自己的生命。因為我除了這麼一條生命，其他的一無所有，我沒有理由不愛惜它。但是，話又說回來，死亡之於我也毫無恐懼。

我躺在五腳基上，人們從我的身旁走動，一點也不去理睬。我一直在編織着我的幻夢：明仔會從老遠的地方來到我的身旁，帶領我回到他的家，媳婦和孫兒都在門前歡迎我。只有從幻夢中，我才能得到一點安慰，於是迷迷糊糊地睡了。

不久，我被雷聲吵醒，望望天空，沒有一顆星星，細雨正淅淅瀝瀝地落下。

口渴得很，我要找些水來喝。咖啡店的大門早已關着了，就是開着大門，我也不會走進去討點水來解渴。經驗告訴我：這將會惹到更大的煩惱。

我記得：在一個深夜，咖啡店裏坐着寥寥無幾的數個常客正在飲咖啡。我逕自走去討點開水，恰巧老板從房裏走出來，冷冷地說：

「喂！老傢伙，帶着一身臭味也敢走進來，是要把我的顧客趕跑嗎？」

「頭家，我是來討點開水。」

「討點開水？要開水得付現錢

，不然你休要進來。」

老板的臉色很難看，我暗地裏咒詛他的這種態度，隨後也就淡忘了。

但不久又有第二件事發生：那天我走進這間咖啡店裏，向一個肥胖的客人伸出右手說：

「頭家，多隆多隆，我是個無依無靠的人。」

那肥胖的客人抬起頭來看我一眼，給了我五分錢。我感激地說聲謝謝，正要移步離開，發覺老板正睜大眼睛怒視着；我不敢正視他，急忙回到五腳基上，俯下頭來沉思着。

漸漸地，我又回到我的夢幻中去了：

我的孫兒們上完課後，跳跳蹦蹦地走回家來，又要我講三保公的故事。我笑着對他們說：「三保公早已死了，故事完啦！」

突然，那咖啡店老板來到我的面前，打斷了我的思潮。

「我警告你，以後再見到你來店裏的話，可就不客氣了。五腳基也是我的，我有權力把你趕走，不許你睡在這兒。」

我不懼怕他的驅逐，因為我並不靠他生活，去到任何地方都無所謂。只是我身上有病，而且又有兩

個牛奶箱的東西，搬動非常困難。我的心裏雖不痛快，但沒有流露出來，只是沉默地望着他。

這些活生生的事實，說明了我的被人所遺棄、所厭惡。

現在我口渴得很，便將鐵罐置放在道路的旁邊，讓雨水滴落在裏面，好拿來解渴。我已習慣喝生水，至於吃了生水會生病，早就置之腦後了。

天氣相當冷，雨後的紅毛灰潮濕得厲害。我拿一張「牛奶包」多鋪一層，以免明天早晨又要腰酸背痛。

夜裏，我聽到汽車聲和着「吃吃」的女人聲，風馳電掣地駛過這條路；我見到那個賣火腿麵的孩子，不住地敲擊着那片竹塊踱過這條路。我沒有一點兒睡意，原來我又失眠了。

謝謝老天開恩，我的病終於復原了。

一個多月來，我被疾病折磨得更瘦了，全身只剩下皮包骨，眼睛深深地凹進去。再也不能拿針線來縫補衣服了，手是抖得這麼厲害。很久沒有沖涼，我要去抹一抹身，洗去皮膚上的臟穢。

我身上沒有一分錢，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擠上了巴士車。

「車票，車票。」賣票員伸出手向我說。

「可憐可憐我沒有一分錢。」

想不到這個賣票員倒容易講話，他聽我這麼一說，也就逕自走開了。

車廂裏的每一雙眼睛都在望着我，不知他們憐憫我呢，還是憎惡我？只有他們內心明白。我期望早點抵達目的地，離開這一堆人，因為他們的眼光太可怕了。

到了車頭，我夾在人叢中走下車來，又覺得口渴得很。

我沿着一條沒有巴士車川行的馬路走，路旁沒有商店，也沒有住宅，還得走上半里路才有公共水龍頭，雖然頭重腳輕，我還是繼續不斷地向前走。

走着，走着，我已疲勞極了，心中非常的煩急。午時的太陽又像烈火般的炎熱，我也真想停一停；但我意識到如果靜止下來是永無到達的希望，只好勉強繼續走着，最後我只能拖着脚步走。

我已望見前面的水龍頭，旁邊還有一個婦人正在洗衣服，精神頓時為之一振，一陣清涼掠過周身，不覺加快脚步走。

快到了，還有三十步，二十步，十五步，十步。但是，我已無法支持，立刻暈了過去。

當我蘇醒過來，才發覺我躺在路旁的草地上。這時，我口渴得更加厲害，嘴唇、舌頭快要乾裂了。我什麼都不理睬，我要水。我一直在喊着：「口渴，口渴，水，水，水。」

「這裏沒有開水呀！」是一個婦人的聲音。

「冷水，水喉水，水，水。」她到水龍頭拿了一大罐水來，我一口喝了下去，肚子都鼓漲了起來。

不多一會兒，我慢慢地踱到水龍頭邊，向那洗衣的婦人借了肥皂，將頭髮、臉孔、鬍鬚洗得清清潔潔。

這婦人倒很善良，她一面敏捷地洗着衣，一面跟我說話：「伯伯，你住在那裏？」

「我？隨處都是我的家。」我說：「啊！她又住在那兒？」

「就在那裏！」她邊說邊指着那個方向。

我跟着她的手望過去，一間矮小的茅屋，在屋前隱隱見到雞、鴨和一隻狗走動着。於是我感慨地說：「有家，幸福，幸福。」

說到家，却又引我起我的傷感，即刻我又回到沉思中：「每個人都有一個溫暖的家，只有我沒有家。」

「怎麼？你沒有家，只有一個人嗎？」

「我，哦哦，騎樓下面便是我的家。」

「啊！不，我是說你沒有孩子嗎？」

我一時答不出話，因為明兒雖已死了，但我不願說他死，最後茫然地道：「有，有。」

這個婦人走了，水龍頭再沒有第二個人。我脫去了上身，穿着短褲子，便在此處沖涼，並把髒的衣服洗淨，鋪在草地上晒着。

現在我的精神爽快，該算是一個月多來最幸福的日子了。

三

摸摸下巴長滿了鬍鬚，但我的手顫抖得厲害，自己來剃至少會割傷幾處。袋子裏的五角錢是剛才向別人討來的，還是讓那個學徒來跟我修，順便叫他剪短我的頭髮。

我坐在五腳基的籐椅上，學徒拿起理髮剪來，便淡淡地說：「你的頭髮幾久沒有剪啦？」

「上整年了。」

「怎麼不早點剪？」

「我病在床上。」我說：「而且……」

「唉！在這個年頭，窮人多半遭殃。」他歎氣地說。

剪了髮，照照鏡子，倒也年青不少。我沿着海邊慢慢地走，海浪沖擊着岸邊的石頭，發出憤怒的吼聲，浪頭飛躍的力量使人吃驚，竟能將海邊的大岩石沖崩下來，橫躺在沙灘上。

海旁的大樹下，有一個神色沮喪的青年人來回踱着，一會看看海水的洶湧，一會又望望那蔚藍色的天空。

他的舉動引起我的疑心：「他要自殺？」我站在離開他不遠的地方，並沒有被他發現。

突然，他走近海邊欲向前一跳。我趕忙走上前一手捉住他：「不行的，不行的。」

「別抓住我呀，我已不想再活了。」他憤怒地要把我推開。我却

死命握着他的衣裳，拉他回到大樹下。我的體力很有限，所幸他也是個瘦弱的書生（我從他的外表斷定他是個書生）。這樣拉拉扯扯了一陣，終被我拉到樹底下，壓迫他坐在樹根上。我氣喘得很急促，竟不能說出一句話。但不多一會兒，我便笑個不停，這一來他可呆住了。

「你笑什麼？」他那消瘦的臉孔帶着怒容。

「我笑？我笑我太懦弱，不敢自殺；你却如此英勇，敢於犧牲自己，雖然這種犧牲太不值得！」我見到他低下頭一聲不響的，便繼續地說：「有人要將一隻垂死的狗打死，牠還要掙扎求生，何況你又是人！」

「人非禽獸，怎能拿禽獸來比人類。我自殺當然有我的原因：受了十多年的教育，到處沒人錄用我，隨處降邦。不……」

「怎不找點雜工做？」

「幹不來！」

「幹不來，就是做乞丐也要活下去呀！」

「啊！那是多麼無耻的求生法，倒不如死去的乾淨。」

「胡說，」他幾乎在諷刺我，可把我氣惱了：「難道走私販毒者，就是『有耻』的嗎？乞丐只不過是要求人家給幾個多餘的錢來維持生命，又有什麼可耻？」

他默不作聲，於是我拍拍他的背部說：「我們走吧！」我挽着他的手臂向前走着，他

輕輕地說：「是的，生命是可貴的，我還年青。」

我想我沒有家，他也沒有家，可說「同是天涯淪落人」了。我們的遭遇雖很悲慘，我們的生活雖很窮困，但我們會比許多人清高。我老態龍鍾沒有用了，只是默默地祝他堅強地活下去，要像海浪沖擊岩石一般。

後來在岔路分手，我一直望着他的背影消失，才舉步回到那五脚基去。

這一夜，我睡得很甜。

朦朧間，我覺得我已經死了，聽到有人為我而慟哭；明兒站在我的棺材前，雙手捧着香爐，送我上山。我所安息的地方非常幽靜，四周的矮樹上，常常有鳥兒在飛舞，在歌唱。

我的靈魂沒有消散，永遠地跟隨着我的明兒，看他和他的妻兒愉快地生活着，便會微微地笑了起來，心裏甜蜜蜜的。

可是，突然傳來一陣魔鬼似的叫聲，把我從夢中驚醒過來，原來那兩隻老狗又在爲了搶東西吃而爭吵着。這在平時倒無所謂，但當我做着美麗的夢時，我是多麼的氣憤呀！

我順手拾起一塊石子，看準了那兩隻老狗拋過去。我無意要打傷牠們，只是嚇嚇牠們不要在這裏吵。然而正好打中一隻的後腿，牠仰起頭慘叫一聲，便豎起了尾巴，急忙地衝過馬路，又回轉身來望着我，看我還有什麼行動對付牠。牠似

乎在說：「你是無耻的東西，欺侮那些比你弱的，却不能觸犯那些比你強的。」

被我襲擊時走開去躲藏起來的另一隻老狗，這時才慢慢地走到牠的同伴身邊，用牠的鼻嗅着牠的同伴的傷口。牠們是多麼親熱，又是多麼相愛！

由於這件事情的發生，我才發覺牠們的心是緊緊地連結在一起。儘管飢餓迫使牠們要自私，求生慾促使牠們相打。但是，在成年累月的你爭我鬥中，並沒有傷害到牠們的感情，當受到人家的欺侮時，牠們還能聯合在一條戰線上。啊！牠們真够偉大！

現在我才知道我的自私，我怎能爲了自己的滿足，而毫無顧慮地把痛苦再堆積在不幸者的身上？唉！這兩隻老狗的處境比我來得更不幸，到處遭到人們的打擊，隨時遭到人們的驅逐。我應該去體恤牠們，去愛護牠們。

讀者 · 作者 · 編者

我們很高興的在此提出報告：這一期發表的三篇小說，都是馬華青年作家的創作，而且份量也够，所謂「本地薑不辣」的說法，已給事實推翻了。

●魯莽的「流浪的賣藝人」，是描寫一個「落鄉班」的戲人的生活。作者以電影的手法來佈局，一開頭就能引人入勝；全篇剪裁得宜，一環扣着一環，無懈可擊；結尾更具匠心，極堪玩味。尤其是作者善於製造悲慘的氣氛，種種情節，曲曲道來，可謂「字字血淚，句句辛酸」，任何人讀了都會激起同情之心。

●山芭仔是一個中學生，非常喜愛文藝，不時有作品在各報刊發表。他的這篇「孩子的心」，描寫一個富人的女兒，不顧家庭的阻撓，要和窮孩子交朋友，不論內容與技巧，都算是上乘之作。必須說明：他的年紀還小，而能刻劃出瑪莉這個孩子的心理狀態，最爲難得。

●子凡的「老乞丐」，與山芭仔的「孩子的心」，有異曲同工之妙。他把被人所遺棄、所厭惡的老乞丐，生動地描繪在紙上，彷彿是一個活人在和我們傾訴着心坎深處的話。我們讀過一遍，不由對老乞丐發生敬愛，而覺得這個社會是太冷酷了。

其次，還要向讀者推荐下列幾篇作品：

●黃思驊先生是參加最近在東京舉行的國際筆會第廿九屆年會的香港代表之一。他應本刊之請撰寫通訊一篇，先將國際筆會作一簡略的介紹，再敘述年會的一般情形，使我們對這個國際性的作家組織，有了相當的認識。

●「高加索的俘虜」的第二部，是故事的高潮，使人讀了迴腸蕩氣，喟嘆不已！普希金真不愧爲大詩人，把如此長詩一氣呵成，在歡欣而又淒涼的氣氛中結束，確是不朽之作。而呂湘的譯筆更是非常流利，一點也不枯澀。難得！難得！

●其他如劉念慈翻譯的「男與女」、黃潤岳的「美國雜碎」、端木矜的「惜別詞」、君紹的「人性的呼喚」，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值得一讀。

星馬

星洲一群青年寫作者組織的「沙漠出版社」已宣佈成立，他們喊出的口號，是：「提倡爲人生而文藝」。

甫自中國大陸歸來之女作家漢素音，上月在新山寓所招待記者，大談「鳴放」運動；本月一日又應邀往南洋大學演講，講題爲：「舊題目，新思想」。

中華美術研究會主席劉抗，定本月中展出其三十年來佳作。他對油畫有高深造詣，作品不落陳套，別具風格。



蟄伏已久的作家姚紫，近又靜極思動，出了一本「九月的風」的小集子，名之爲「牆外文藝叢書」。

指畫家吳在炎近作展覽會，原定上月廿五日至卅一日一連舉行六天，後以每日前往參觀人數極衆，特又延至本月三日閉幕。據聞吳氏此次畫展空前成功，打破了本年度星洲歷屆畫展售畫的紀錄。

新聞界的新聞：●南洋商報編輯部改組，由李微塵擔任總編輯之職。●星系報業有限公司計劃在星洲辦一家晚報，可能於明年一月出版。●原定於本月一日出版的星馬日報，以籌備工作未能如期完成，開延至本月廿日方可面世。

香港

香港文化界十月二十三日聯名致函南斯拉夫總統，對於吉拉斯氏因著作「新階級」一書被判處七年之徒刑，表示抗議。具名者有丁文淵、丁廷標、王元龍、左舜生、徐亮之、黃天石、毛以亨、胡永祥、鄭竹園、陳孝威、董作賓等多人。

傑克新作「珊瑚島之夢」，已由自由出版社出版。全書分上下兩冊，對於社會情況及男女生活有深刻之描繪，據說是作者自己最感滿意的創作。

台灣

于右任、賈景德、羅家倫、張維翰、張默君、任卓宣、陳紀濤、梁寒操等人，最近發起組織中國文藝界聯誼會，並公推梁寒操爲會長，陳紀濤爲副會長，于右任、賈景德、張道藩三氏爲名譽會長。

中國集文會於十月十二日至十五日舉行第一次集文展覽，陳列有墨跡、文獻等共五百八十餘件，其中有前人草稿三百餘件，今人草稿二百八十餘件。

陳定山先生的長篇巨著「蝶夢花酣」，全書預定一百二十回，約二百五十萬字，現第一集十回已經出版。

中國大陸

已故名戲劇家洪深全集第一、二卷將出版，全書分四卷，共一百五十萬字。內有「趙閻王」、「青龍潭」、「包得行」、「鷄鳴早看天」、「女人女人」、「走私」、「飛將軍」等十多個重要劇作。第三、四卷係論文，尙在編輯中，可能於明年第一季度出齊。

作家蕭乾，是「文藝報」的副總編輯，如今也被目爲右派份子，原因是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說：「我們這個革命的社會，已經逐漸形成一種可怕的『革命世故』；大家相互之間存在着的一種戒備狀態。比如說，挨了批評明明心裏不服，但不還嘴，反而搶先檢討之類。這種革命世故的表現還有：對人即不離，發言不痛不癢，下筆先看行情，什麼號召都人云亦云地表示一下態度，可對什麼也沒有個人自己的看法。這種現象的形成，每個人都有責任……但教條主義的責任也很不小；他們大半都居於領導地位，而敢於用路臂抗拒車輪的螳螂畢竟佔少數。」

在一次文藝座談會上，馮雪峰對於老舍近來的作品，曾痛加抨斥。他說：「春華秋實」這本書寫得「不成東西」，連「龍鬚溝」也是淺薄之作。他公開指出這些作品是「奉令文學」，根本沒有文學上的價值。



刻木甄洪陳

力協心同